目　录

国殇·诗魂·诗的永生……左　海　1
长河啊，寂寞……陈大远　5
记者、诗人司马军城……周　明　方炎军　13
太行山的子弟兵……司马军城　23
世界是我们的……军　城　29

利川的一次抗日祝捷会……向敦厚　32
于国祯题词……35
范腾霄题词……37
杨耀卿题词……38
潘桂臣上尉抗战自述……39
忆潘桂臣招待会上一席话……杨步雄　41
陈道巽殉职小传……42
抗战时期我在国民党军队里的所历所见……秦云升　43
抗日致残军人刘金玉……刘成周　46

抗日战争时期
　中共地下组织在利川的建立与斗争……苏绍振　49
李绍先烈士小传……潘顺福　65

征集兵员
　附：壮丁行……杨耀卿　70
筹集经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附：劝捐献……白景鑫　72
征购军粮
附：献粮……陈耀文　74
运送粮食
附：运军粮……王国均　75
劝募献机
附：献机曲……陈佩之　77
征召工役
附：绿资曲……陈世松　79
兵伕粮款的点滴回忆……赵学英　邓仪轩口述　80
赵　璧　整理

回忆于国祯二三事……杨道雅　83
抗日战争时期的利川县长于国祯……向德伦　90
怪县长于国祯的几件事……赵　璧　94
于国祯十事……吴晓筹　98

利川的抗日宣传活动……王华山　103
抗日时期小镇轶事……谢家模　111
我对团堡小学抗日宣传的回忆……李英华　113
团小拾零……谢家模　116

抗日时期利川县的中等教育……刘正文　118
"联中"利川分校沿革……贾　锐　125
抗日时期利川初中的学潮……赵学英　口述　128
赵　璧　整理
抗日时期利川的初等教育……马德然　136

抗日时期的两个女校长

陶芬泉二三事……刘成周 138

我的母亲 刘恩绍 139

南坪小学校长唐谊正……吴晓筹 142

民众教育馆和新闻事业……刘成周 144

抗日时期利川的民众学校和民众教育馆……徐永逸 147

抗战胜利时利川的庆祝会……吴晓筹 150

后　记…… 151

国殇·诗魂·诗的永生

左　海（邓拓）

我们亲爱的战友、诗人司马军城同志光荣牺牲，到现在已经15周年了。抗日战争22周年的纪念日也快到了。这些年来，我时常想起司马军城同志，特别记得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写的一句话："你看，朝辉起处，即我在也！"这句话是多么豪壮啊！我相信他是永生的。所以，当我接到他牺牲的噩耗时，我在深夜里写了一首短诗，向他祭奠。

朝辉起处君何在？　　千里王孙去不回！
塞外征魂心上血，　　沙场诗骨雪中灰。
鹃啼汉水闻滦水，　　肠断燕台作吊台。
莫怨风尘多扰攘，　　死生继往即开来！

15年后的今天，我自己重读这首诗，当时的情景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长夜不眠。

司马军城同志是死在沙场上的一位24岁的青年诗人。他的家乡是湖北省利川县，原名牟伦扬，抗战前武昌高中的学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就到陕北青训班学习，转入陕北公学，后来到《晋察冀日报》担任编辑工作，改名顾宁，司马军城是他的笔名。他在1942年到冀东工作，在长城以北的游击地区办报。1943年夏天被敌人包围，奋战而死。

司马军城同志在晋察冀写了很多街头诗，受到群众的欢迎，最后魏巍同志编《晋察冀诗抄》，选了一首。今天我偶

尔翻出了1939年晋察冀边区的几份材料，上面又有司马军城的几首诗。例如，当时晋察冀的子弟兵在河北易县梁各庄打了胜仗，群众热烈欢呼，司马军城同志为此写了一首政治鼓动诗。他写道：

老乡，老乡！
你看咱们的同志呀，
咱们那好样的儿郎，
一个个穿着汗湿的衣裳，
挺着胸，扛着枪，
从战场上下来了。
他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邻家的王福哥，
对门的李大嫂和张二娘，
咱们都欢迎去。
"你们辛苦啦，同志们！
我给你们洗了这几件衣裳。"
咱们要拿出所有的东西，
慰劳咱们的同志。
让咱们好样的儿郎，
吃得饱，长得更壮，
打起仗更有力量。
他们用性命换来了胜利，
就是用性命筑起了保卫咱们的城墙。

他写的诗的特点是通俗易懂，以当时当地群众常用的语言，来表达群众最普遍的真实的感情。他写诗的目的，完全是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斗争服务。这在他的另外一首诗《我们的宣言》中说得很清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们写诗，我们不是在写“诗”
而是愿意——
在我们生命的奔流里，
迸流出鲜红的血；
我们面对着千百万的伙伴
——人类解放的战士，
我们伸出了双手：
“同志，饮一杯吧！
今宵是一个长夜的战斗！”
我们在队伍里，
和大炮、机关枪站在一起，
我们将鲜血洒向前面：
“同志，放射吧！
对准那鲜血洒向的地方！”
我们写诗，难道我们是在写“诗”？

的确，他写的不是寻常的所谓的“诗”，而是用鲜血和生命写出来的战斗进行曲。但是，这是真正的诗！这样的诗篇是同天地一样长久的，这样的诗是永生的。这样的诗人才是真正的诗人，这样的诗人才是永生的。我们的诗人司马军城同志完全不同于寻常的所谓“诗人”。他没有什么“诗人的气质”，而具有更多的属于战士的那种气质。他勇敢、顽强、无所畏惧。在每次敌人大举“扫荡”我们的根据地的时候，司马军城同志，不但同我们一起武装起来，打起游击战，而且他经常是我们的机关自卫队的队长。当时的《晋察冀日报》有一条宗旨：无论战斗多么紧张，一定要坚持出报。大家真正做到了一手拿枪，一手拿笔；行军到一个地方马上就编印报纸。在最困难的时候，司马军城同志从来没有

表现消极的情绪。1942年他奉命到冀东工作的时候，自己认为任务更重了，下定决心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去开辟工作。他终于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他生前喜读屈原的《九歌》，特别赞颂《国殇》那一篇。他的牺牲也算得是真正的"国殇"了。冀东的同志口头传来司马军城被围战死时的情景，恰如《九歌．国殇》中所写的："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严杀尽弃兮原野。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他这短短的一生，是充满了真正的革命诗篇的一生；这个掩埋在冀东原野上的青年人的尸首可以朽坏，但他的诗魂是不朽的。今天，我昂首遥望冀东的原野，追祭司马军城，礼赞现代的国殇，祝他的诗骨流芳，他的诗永远传诵人间，垂于无穷！

现在我们祖国山河经过解放10年来的再造和经营，完全呈现了一个新的面貌。一切牺牲的烈士们如果有知，真的要含笑"九泉"了。我不禁又记起当年《晋察冀日报》编辑部的陶晶然同志挽司马军城的一首诗：

人生毕竟是重山，
生死迢迢入梦艰。
慧剑成虹终定鼎，
遥闻碧落应开颜。

让司马军城和千千万万的国殇、诗魂永远欢笑吧！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诗篇，将列入人民革命的诗史而永远流传下去！

（原载1959年13期《新观察》）

长河啊，寂寞

陈大远

1942年的深秋，塞外的山区好象已经提前进入了冬天。天气虽然有些寒冷，但是山上还开着一些红色的、白色的山花，显示出山区特有的宁静。战争似乎离开我们比较远了，河南大峪成了“太平天下”。其实，战争并没有停息。口里，敌人正在进行所谓“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向我们的人民实行残酷的屠杀。就在这时，顾宁同志从晋察冀跋涉千山万水，越过几十道敌人的封锁线，来到我们中间。据介绍，他将要作为我们这个《救国报》的总编辑。实际上那时并没有“总编辑”这么个头衔，是按照多少年后的习惯追认的。

顾宁同志一出现，就给人们留下一个难忘的强烈印象。他不过二十多岁，头发卷曲发黄，胡须不加修剪，盖满了他的下颌和两颊。宽大的土布外衣半敞开着，腰里束着一条灰色的布带。乍看上去，有点象俄国的伟大诗人普希金。

不记得我们是怎样开始交谈的，反正他的形象和举止，使我们认定他是一个诗人。这一点，谁也说不出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们相见的第一个晚上，他向我要酒喝。他的这个要求，使我特别高兴起来，好象我们一下子成了密友。不过，我不得不抱歉，在这里，老乡连盐都吃不到，哪里能找到酒呢？倘使在口里，我可以在几分钟内实现他的要求。一城之隔，是两个“国度”啊。这儿是被称着什么“王道乐土”的

"满州国"。

我实在不愿意就这样轻率地使他失望。他走了上千里，极度疲劳，见到我们，算是第一次到了可以随便吃点喝点的家，如果他喜欢喝酒，那该多么需要它呀！晚饭后，我去找一位当地的认识不久的朋友，看他有没有神通搞到一点儿酒。真是喜出望外，一个小时之后，他居然把一壶酒放在我们面前。据说，这是从一位老贫农家弄来的。这位老贫农除了劳动之外一无所好，就喜欢在极其疲乏的时候喝一口。他每年一次到口里遵化去赶集，买一嘟噜酒作为一年的享用。

我们几个人跟顾宁同志围坐在石板炕上，一面谈天一面喝酒，算是对他的接风吧！所谓喝酒，只不过是咂一咂，甚至是闻一闻，如果真的喝起来，一人连一杯都分不到的。

在这次交谈中，我们知道他的原名叫牟伦扬，在《晋察冀日报》工作的时候，化名司马军城。他是湖北利川人，不过他总是喜欢自称四川人。据他说，利川是湖北最西部同四川接壤的一个县，那里的生活习惯、语言、文化是属于四川类型的。因此，我们常常习惯地称他为"蜀客"。

1943年4月，我们住在丰滦迁的长河边上。长河，是滦河的一支很小的支流，河水从山里曲折流过，水面窄而浅，水色澄洁而透明。长河两岸，有各种果树。春天，先后开着洁白的、淡红的、微黄的果花。这儿梨树最多。梨花开放的时候，白花绿叶，给人一种"春早寒轻花不知"的印象。这年，由于春天的气温偏低，梨花有点千呼万唤不出来的样子。

我们同顾宁同志作完工作，每当太阳下山的时候，总是要到长河岸上散步一番。有时还要甩掉鞋子，走进清凉的河水里，享受一下初春的气息。从山头上射过来的夕阳余光，照在顾宁同志黄色的头发和宁静的脸上，变成一座生动的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像。

一天，顾宁同志从长河岸边回来之后，写了一首诗，叫作《长河颂》。他说这不能算作诗，只能算是一首歌词，写出来是为了让我谱曲，看看我能不能用音乐的语言，把少女般的长河活泼而幽静的特点表达出来。当时，我无可奈何地笑了。我说，这不是作诗，而是要考考我的作曲天才。其实，我并不会作曲，只不过能够识得乐谱，凭这一点"本领"，把几个音符象玩积木似的组织起来。我真地给他的诗谱了曲，并且在报社的同志中教唱。大家唱了起来，没多久，《长河颂》就流传在长河两岸的群众之中，优美的诗句，飘荡在果花初开的幽静的山谷。

四月梨花开了。
梨花不开　在长河，
长河啊，寂寞。

四月我来了，
伴着太阳。
用太阳的温暖，
把你扶摸，
啊，长河！

四月我来了，
带来鲜艳的花朵。
如今将你装扮，
你就变得这样年青，
　　这样美丽，
　　这样活泼，
　　这样快乐。

啊，幸福的处女，

长河！

顾宁同志的其它诗作，由于长年战乱无法保存，都不能记忆了，只有这首诗，我为他谱过曲，教过唱，虽然原稿也早已毁灭在战火之中，但是30多年之后的今天，还唱得出来，因而这首诗也就藉以保存下来了。这首诗，反映了1943年春季敌人大“扫荡”之前，我们享受到的一段安宁的生活情景，这决不是在那战火纷飞的时代，我们有什么闲情逸致在那儿吟风弄月。

梨花刚刚开过，敌人春季“扫荡”的凶焰，烧到我们居住的山区，我们不得不再次转移到长城以外。敌人的“扫荡”很快被我们的军民粉碎，我们又回到了长河一带。

冀东地区的斗争是极其残酷的，总是处在“扫荡”和反“扫荡”之中。一切工作都是以武装斗争或配合武装斗争为主，所以这儿几乎没有文艺工作。我之所以用一个“几乎”的字样，是因为敌人的“四次治强”之前，曾经出版过一个《文艺轻骑队》，刊登过一些宣传武装斗争的文艺作品。青纱帐快起来了，我们会得到一段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在特委宣传部领导同志的鼓励支持下，我们一些文艺爱好者成立了一个“业余”的文艺组织“铁骑社”，出版了文艺刊物《铁骑》。

顾宁同志没有参加这个组织，但是他给了热情的支持和具体的指导。

《铁骑》创刊号的稿子集齐之后，送给顾宁同志，请他修改。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阅读，并且作了很多标记。

我记得那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夜晚，月亮隐约在对面山头的松林后面，有时沉落下去，有时浮现在树梢上的夜空，弄

得屋子里忽而光明，忽而阴暗。那一盏油灯，有时失去它的光辉，有时好象复苏起来。就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顾宁同志讲述着他对这些稿件的意见。有的稿件，他几乎压根儿否定了，有的稿件他提出脱胎换骨的修改建议。他的最主要意见是，要加强刊物的战斗性。文艺，不只要象长河边上的梨花，而且要象滦河里的浪花，不但要给人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要使人们的情感卷进这个斗争的浪花里来。根据顾宁同志的建议，我们把这些稿件分别进行了修改和重写，并且把新华社播发的关于文艺下乡、下连队的两篇文章，刊登在《铁骑》的创刊号上。果然，这个小小的刊物同读者见面之后，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一个酷热的黄昏，顾宁同志和我们在一棵大胡桃树下闲聊。他告诉我们，宣传部长吕光同志对《铁骑》很感兴趣，这个刊物的出版引起他的一个新设想，他想倡议成立一个冀东全区的文化、文艺性的群众组织，如果大家同意，就叫作“新长城社”；出版一个综合性刊物《新长城》。其实，这件事吕光同志也曾经同我谈过，我还提过两点建议。虽然如此，顾宁同志讲了之后，我仍然感到振奋，因为从语气里透露出来，他是完全拥护这个倡议的。

“铁骑社可以作为集体会员参加，也可以同新长城社合并”。显然，顾宁同志是转述了吕光同志的意见。我们用不到怎么讨论，铁骑社的主要几个会员都在，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意见，一致同意铁骑社解散，大家一起参加“新长城社”。

不久之后，新长城社成立了，顾宁同志和我都被推选为理事。他任《新长城》的主编，我在他的领导之下担任具体的编辑工作。从此，《铁骑》停刊了，《新长城》即将同读者见面。

我们的平静生活，是不可能一直平静下去的。正在筹备《新长城》创刊号出版的时候，敌人纠集了3000多人，据说连天津、唐山的日本驻军都调来了，把我们围个风雨不透。我们的部队，相当于敌人十分之一的兵力，同敌人战斗了一天，晚上，掩护我们分头突围转移。尽管“风雨不透”，可是我们仍然安全的闯出敌人最里层的包围圈。

第二天早晨，我们隐蔽在三面受敌的山坡上。我从背兜里掏出《新长城》创刊号的几篇稿件，用膝盖作桌子进行修改。顾宁同志忽然递给我一张旧信纸，上面用流利漂亮的墨笔字写着一首七言律诗，下面署名“邓拓”。据顾宁同志说，这是邓拓同志在他离开《晋察冀日报》到冀东前线来的前夕，写给他的一首送别诗。这首诗的七句都可以读懂，只有一句不解其意。正是因此，这一句牢牢地印在我的脑子里。这句是：“火里博金揭至情。”我想，“火里博金”四个字里一定隐蔽着一段有趣的故事。

当时我建议，由顾宁同志写一篇简短的介绍，作一些必要的解释，登在《新长城》创刊号上。他不但没有采纳我的建议，而且连我看不懂的一句作些口头解释都不肯。多么遗憾啊，顾宁牺牲，邓拓作古，这句诗已经成为不可解释的谜了。

1944年初，顾宁同志调到冀东15分区任《救国报——燕山版》的主编。从此我们不在一起了，而且从分手之后，直到他牺牲，没有再见到他。

这年的初夏，我们又住在长河附近，河边的梨花纷纷的落，河水还是那样澄洁透明，慢慢流着。这一天，传来不幸的消息：顾宁同志在丰润白官屯附近牺牲了。不久之后，同他在一起的重五同志来到我们的驻地，他说，他们在白官屯

被敌人严密包围，只有几只勃朗宁的文人，处在几十倍于自己的敌人包围核心，怀着纵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也要争取突围的心情，同敌人战斗。不幸的是，顾宁同志被敌人的一颗炮弹打中，受了重伤，同志们要背他突围，他不同意。那时，他说话都很困难了。过了一会儿，慢慢吐出这样两句话，不，是两句诗：

炮，敌人的炮火，
它在吞掉我的生命。

顾宁同志没有说什么，就离开了他的战友们。他那生着黄色的头发和胡须、具有雕像意味的身躯，仰卧在祖国的大地上。

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之后，我常常到长河岸边走来走去，不时地哼着这样两句诗：

梨花不开在长河，
长河啊，寂寞。

诗在人亡，花飘水逝，长河确实有些寂寞起来。

吕光同志让我写一首七律，来悼念顾宁同志，并且限定我用鲁迅“惯于长夜”那首诗的原韵。我写成了，吕光同志也写了一首。两首诗一起刊登在顾宁同志培养起来的《新长城》上。

时隔久远，《新长城》手头无存，吕光同志的诗不能背诵了，只记得我那首七律是这样的：

正是边功未竟时，
便阳罹难恨如丝。
漫伤故友弹酸泪，
待看英雄斩寇旗。
天地权书悲壮史，

凯歌好作荐亡诗。
梨花弄笔成今昔，
风雨劳人葬血衣。

（摘自《冀东报史资料》）

记者、诗人司马军城

周　明　　方炎军

记者、诗人司马军城同志，于1943年4月7日，在冀东丰（润）滦(县)地区一次对日寇作战中牺牲了，时年24岁。今年已是他牺牲40周年。

司马军城原名牟伦扬，又名顾宁，1919年生于湖北省利川县汪家营。“七.七”事变时，他是武昌高中的学生。1937年底，奔赴陕北。1938年1月，在陕北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学习；2月到延安，在陕北公学11队学习。1938年6月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五台山，党把他分配到《抗敌报》（《晋察冀日报》的前身）工作，在报社任编辑、记者，也担任过一段工厂厂长。1938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42年分配到冀东，先在《救国报》，后到冀热辽区党委五地委工作。他用司马军城、东方红、塞红、华晋、韦平、雪金、耐菌、韦塞等笔名，写过许多新闻通讯和杂文，写过许多诗。他写的作品，紧密结合当时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实际，富有浓厚的战斗气息，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受到人民的欢迎。

司马军城是激于抗日热情、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走到革命队伍里来的。1935年，他初中毕业后，曾经当过一段小学教员。当时，东北沦陷，华北危急，祖国在风雨飘摇之中。在做小学教员的过程中，接触到一些实际，深感旧社会的黑暗，他很苦闷。当时，他曾把“居身不使白尘玷，立志直与青云齐”的诗句，写在自己床前的板壁上，反映了他

对旧社会的不满和寻找救民之路的朦胧的愿望。“一二.九”学生运动，使他受到启发。西安事变后，他读到一些进步刊物，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主张。“七.七”事变后，红军先后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八路军出师华北，取得了大战平型关、火烧阳明堡敌军飞机场的振奋人心的胜利。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八路军、新四军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希望，毅然离开武昌，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他走的道路是当时千百万有觉悟的知识青年走过的道路。在延安的学习，使他的觉悟水平大大提高了，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献身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共产主义事业。当时陕北公学的学习生活是很活跃的，除了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李富春等同志都到学校作报告。当听了周恩来同志作的抗战形势报告、刘少奇同志用两个半天作的华北工作和敌后抗战形势报告后，军城向组织上提出了上华北前线的要求。当他的要求被批准时，他曾经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信中说：“革命不胜利我是不回来的。”充分地表达了他对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强决心。1938年5月，他踏上了奔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征程。在葭县和兴县之间的黑峪口渡黄河的时候，一群年轻人把陕北小调中的“今番渡过黄河来，誓死杀敌人！”那支歌，一遍又一遍的唱啊，唱啊！他是激情很高的一个。1938年6月，他到了五台山。从此，作为一个战士，他在晋察冀的土地上，留下了足迹；作为一个诗人，他在晋察冀人民中，留下了声音。他从来不把自己当作一个新闻工作者和诗人，他总是以战士的标准来要求自己。1938年到达五台山的时候，他本来是想到部队中去拿起枪跟敌人打仗的。当党组织找他谈话，说明工作需要，要他到报社工作的时候，他服从了。194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